

他是民俗园地的产翁，用智慧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产品；
他是民俗学界的魔笛手，把民俗演绎成引人入胜的乐章。

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

FOLKLORE AS ALAN DUNDES
STUDIED



丁晓辉 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16 年度科研项目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评析”
(项目编号: RHDXB201605)

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

FOLKLORE AS ALAN DUNDES
STUDIED



丁晓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 / 丁晓辉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1 - 1016 - 7

I. ①阿… II. ①丁… III. ①阿兰·邓迪斯 - 民俗学
- 研究 IV. ①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927 号

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

著 者 / 丁晓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 荣

责任编辑 / 刘 荣 赵怀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 (010) 5936701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016 - 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与个人满足无关。学术追求真理，这一过程可能充满痛苦。

——阿兰·邓迪斯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言	1
第二章 民俗资料收集的原则	9
第一节 民俗使用规则的收集：民族志式的描述	11
第二节 民俗意义的收集：口头文学批评	23
第三节 邓迪斯民俗资料收集理论的当前意义	33
第三章 结构分析法为主的民俗识别	39
第一节 何为民俗识别	40
第二节 如何识别民俗	48
第三节 民俗识别实践	80
第四节 民俗的定义	142
第五节 邓迪斯民俗识别方法在中国的影响	161
第四章 精神分析法为主的民俗阐释	165
第一节 邓迪斯论民俗精神分析的历史	167

第二节 邓迪斯民俗精神分析方法·····	190
第三节 邓迪斯民俗精神分析实践·····	200
第四节 邓迪斯阐释法的启迪·····	218
第五章 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体系及其价值·····	222
第一节 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体系·····	222
第二节 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226
参考文献·····	244
附 录 主要术语中英文对照·····	267
后 记·····	270

图表目录

表 3-1	迷信的定义与分类	85
表 3-2	《俄耳甫斯》和《姑娘与蟋蟀》的母题位序列对比	106
图 3-1	谜语的描述成分结构	113
图 3-2	包含两个描述成分的谜语的结构	114
图 3-3	没有具体语言单元充当主题的谜语的结构	114
表 3-3	谜语的定義和分类	119
表 3-4	游戏“野兔与猎犬”的结构	124
表 3-5	神话、民间故事、仪式、游戏之间的跨体裁比较	126
表 3-6	谚语、谜语、手势、非语言谜语之间的跨体裁比较	127
表 3-7	谚语的定義和分类	139
表 5-1	邓迪斯民俗学研究体系	226

第一章

绪言

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年9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父亲莫里斯·邓迪斯（Maurice Dundes）是律师，母亲海伦·罗思柴尔德（Helen Rothschild）是钢琴家。综合父母双方的家族世系看，邓迪斯身上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的血统。

按邓迪斯自己的说法，他的一生包含程式化的经历和让他走向民俗研究职业道路的一次转折。与其说他的早期人生经历处处都为他后来的民俗研究埋下伏笔，不如说他以民俗研究的眼光来剖析自己的人生，他的民俗研究处处都折射出自己的人生经历。

邓迪斯一生中的程式化经历可以用三个矛盾对立来描述。

他出生于城市，却在乡村长大。邓迪斯父母都是纽约当地人，邓迪斯也在纽约出生。但他9个月大时，父母从曼哈顿移居到纽约以北65英里之外的一个农场上，他的童年就在这个农场上度过。父亲每天乘火车到纽约上班，晚饭时给家人讲在火车上听到的故事，启发了邓迪斯对民俗的兴趣。

邓迪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他却在非宗教的环境中长大。他认为全家移居农场的原因是父母想躲避宗教信仰。他回忆说，尽管整个家庭

的朋友都是犹太人，尽管他为自己的出身骄傲，他却对真正的宗教习俗了解不多，对犹太教的宗教内容也知之甚少。他认同弗洛伊德，不仅因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力量，还因为弗洛伊德身为一个不信宗教的犹太人，总是去解释犹太人的身份和反犹太主义的问题。这与邓迪斯的人生际遇有关。邓迪斯还深受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影响，而博厄斯也具有犹太人背景。

邓迪斯对民俗的兴趣得益于父亲的故事家天赋，而父亲却在他 18 岁时去世。邓迪斯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每读 100 本书可得到父母 1 美元的奖励。1952 年父亲去世，这让正在读大学的邓迪斯陷入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困境。父亲的早逝促使他在后来的民俗精神分析中思考和研究父亲形象，也让他在职业生涯中像父亲一样对待学生。

邓迪斯人生中的那次巨大转折发生在 1958 年。^① 邓迪斯因受母亲影响爱好音乐，1951 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音乐，可两年后又转而学习英语文学。邓迪斯 1955 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之后，先到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海军服役两年，1957 年回耶鲁大学继续攻读英语硕士学位。他阅读了乔伊斯和叶芝的著作之后，在现代小说的课堂上向老师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询问，是否可以进一步阅读这些作品中令人着迷的凯尔特神话和迷信。布鲁克斯否定了邓迪斯的想法，因为他认为那一类的材料只是伟大文学作品的背景而已。邓迪斯在英语小说的课堂上向另一位老师保罗·皮克雷尔（Paul Pickerel）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皮克雷尔说，在伊利诺斯、印第安纳或这一类的大学可以学到这方面的东西。邓迪斯去图书馆查询，发现印第安纳大学竟然有民俗学系！于是，他决定去印第安纳大学学习民俗学。这一巨大转折确立了他的学术方向，也决定了邓迪斯此后一生的命运。

① Regina Bendix and Rosemary Levy Zumwalt (eds.), *Folklore Interpreted: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pp. 3-4.

1958年还发生了邓迪斯一生中的另一件大事：邓迪斯与卡洛琳·M. 布朗（Carolyn M. Brown）结婚。此后，卡洛琳全心全意照管家庭，陪伴了邓迪斯一生。

1959年，邓迪斯到印第安纳大学学习民俗学，得到“美国民俗学之父”理查德·M. 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的指导。在这里，邓迪斯学习了费利克斯·奥依纳斯（Felix Oinas）讲授的俄国民俗学，通过奥依纳斯，知道了此后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还学习了大卫·比得尼（David Bidney）讲授的神话理论，沃伦·罗伯茨（Warren Roberts）讲授的民间故事，厄米尼·惠勒-沃格林（Erminie Wheeler-Voegelin）讲授的南美和北美印第安人民俗。这些都在他一生的民俗研究中留下了印记。

邓迪斯用三年时间取得了民俗学博士学位，到堪萨斯大学工作一年。1963年，邓迪斯经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推荐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系任教。1963~1965年任助理教授，1965~1968年任副教授，1968年任教授。与他这段时间在学术上的突飞猛进相应，他的家庭生活也蒸蒸日上，大女儿艾莉森、二女儿劳伦、儿子戴维分别于1960年、1962年和1963年出生。

邓迪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42年，是伯克利著名的“笑话教授”，吸引崇拜者无数，直至2005年3月30日下午，因突发心脏病，倒在研究生研讨会的课堂上。

邓迪斯的民俗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20年。这是邓迪斯成果最为丰富、最有价值的时期，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框架以及主要民俗学主张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

中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20年。这一时期邓迪斯集中关注对具体的民俗事项的精神分析。

晚期：21 世纪初的 5 年，即邓迪斯生命的最后 5 年。这一时期以邓迪斯 2004 年在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演讲的《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和 2005 年编著的《民俗：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为代表，这些成果既可以说是邓迪斯对自己一生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也可以说是邓迪斯对美国民俗学、世界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邓迪斯的学术研究范围广，时间长^①，著述丰厚^②。但是，英文资料中对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评论并不丰富。它们主要分为三类：邓迪斯生前人们对邓迪斯文章、著作或编著的评价^③；邓迪斯身后人们对邓迪斯一生学术研究的总体评价^④；邓迪斯的崇拜者纪念邓迪斯的文集^⑤。

邓迪斯的研究贯穿了 20 世纪中后期和 21 世纪初期。他思维敏锐，求新求异，批评他人时言辞尖刻，直言不讳，而人们对他的具体研究也毁誉交加。他的民俗精神分析研究不仅难以得到同行的支持，还屡次触怒被分析对象，引起轩然大波。但必须承认的是，尽管有人称他是这个领域没有追随者的领袖——他也深以为然，但他在民俗学理论和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给予其他研究者的深刻启迪，有目共睹。多

① 邓迪斯学术研究的开端是 1960 年的论文《法国绕口令》（“French Tongue-Twisters”，*French Review*, Vol. 33, 1960, pp. 604-605），终点是他去世后发表于 2006 年的《年轻英雄辛巴打败了老坏蛋刀疤：俄狄浦斯击败了狮子王》（Alan Dundes and Lauren Dundes, “Young Hero Simba Defeats Old Villain Scar: Oedipus Wrecks the Lyin’ King”,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3, No. 3, 2006, pp. 479-485）。时间跨度为 40 多年。

② 邓迪斯的论文、专著、编著多达 250 余项。

③ 参看参考文献。

④ 参看参考文献。

⑤ 共有 3 本：L. Bryce Boyer, Ruth M. Boyer, and Stephen M. Sonnenberg (eds.),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y, Volume 18: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The Analytic Press, 1993); Wolfgang Mieder (ed.), *Festschrift for Alan Dunde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Proverbium: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Proverb Scholarship*, Vol. 11, 1994); Regina Bendix and Rosemary Levy Zumwalt (eds.), *Folklore Interpreted: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尔逊在 1968 年曾这样盛赞时年 34 岁的邓迪斯：

通过《民俗研究》这本书，邓迪斯给予民俗研究极大的激励，也使自己成为同辈人当中首屈一指的民俗学家。^①

邓迪斯思想活跃，善于学习、反思和创新。他反对把民俗看成静态的、僵化的遗留物，反对按照字面的、历史的方法理解民俗，反对民与俗的割裂，强调在语境中理解民俗。邓迪斯强烈反对在民俗研究者当中普遍存在的重收集描述、轻分析阐释的传统，毕生致力于对民俗的分析和阐释。他辨析民俗研究中识别^②与阐释^③这两个步骤的关系，认为识别是阐释的基础，阐释是识别的目的；强调要通过阐释民俗来理解民俗的拥有者，认为这是民俗研究的最终目标。由于深受结构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邓迪斯把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与比较研究法（历史－地理方法）等一起应用到民俗研究当中，尝试着阐释民俗背后的深层含义，希望通过民俗，按照由内到外的途径去理解“俗”背后之“民”。

邓迪斯不仅是 20 世纪后半期美国民俗学界各种思想交会碰撞、民俗学蓬勃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世界民俗学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为这一发展过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邓迪斯身为国际知名民俗学家、大学教授，极富感染力，深受学生

① Richard M. Dorson, "The Study of Folklore by Alan Dund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70, No. 1 (Feb., 1968), pp. 178-179.

② 即 identification，有“确定身份”之意，指在分析某项民俗时，根据历史－地理方法的已有研究成果，首先确定该项民俗所属类型，指出它与曾经被记述过的某些项目如何相似。

③ 即 interpretation，与 explain（解释）相比，更强调追求表象背后的深刻意义。邓迪斯的民俗阐释，指的是从民俗表面上的非理性中找出理性，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以阐释民俗背后的意义，理解民俗的所有者——民。邓迪斯强调，民俗的阐释不止一种。

欢迎；他经常现身于电视和流行杂志上，有不少崇拜者。在美国有三本专门纪念邓迪斯的文集，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例如：认为如果民俗学有诺贝尔奖，邓迪斯应该是最佳提名人选；认为邓迪斯对民俗学的影响堪比博厄斯对人类学的影响；等等。所以，也有人认为邓迪斯被过度称颂，甚至有被“神话化”之嫌。

邓迪斯曾多次获奖。1962年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二等奖，1966~1967年获古根海姆奖^①，1972~1973年获全美人文基金奖^②，1976年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一等奖，1993年获皮特雷奖——国际民俗学终身成就奖^③，1994年获“加州大学杰出教师奖”，2005年获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学杰出成就奖”，等等。而他最为珍视的，是1994年获得的“加州大学杰出教师奖”。

尽管邓迪斯如此光芒四射，我们仍能从他的学术研究中看到黯淡的一面：他在民俗精神分析领域深感寂寞，这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无奈；他在设想定义民俗的宏大计划之后半途而废，这与他民俗研究的巨大热情形成对比；在对民的态度上，他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明显的矛盾。

由于国内学者的积极译介，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统计，与国外其他学者相比，邓迪斯的成果引进较多，对中国影响较大。^④

① 由美国议员约翰·西蒙·古根海姆（John Simon Guggenheim）设立于1925年，纪念其死于1922年的儿子。

② 即NEH（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美国最大的人文基金机构，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创立于1965年。

③ 即The Pitre Prize，始于1983年，纪念两位意大利民俗先驱吉乌瑟佩·皮特雷（Giuseppe Pitre）和萨尔瓦多·萨洛蒙·马里诺（Salvatore Salomone Marino），是民俗学和民族志的最高国际奖。

④ 漆凌云、杨秋丽：《中国民间故事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1978~2010年）》，《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邓迪斯早在1965年编著的第一部作品 *The Study of Folklore*^① 于1990年经陈建宪、彭海斌译为汉语出版,这是中国引进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第一本汉译著作。虽然该书出版时邓迪斯年仅31岁,但他在每篇文章前所加的按语已经基本体现了他一生的民俗学研究主张。该书对民俗概念的探讨和对民俗范围的界定不仅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中国也掀起了一场概念革命。

邓迪斯1984年出版的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② 于1994年经朝戈金、金泽等人译为汉语出版^③,并于2006年修订后再版^④。

邓迪斯1988年出版的 *The Flood Myth*^⑤ 经陈建宪等人翻译,汉译本《洪水神话》^⑥ 于2013年出版。

户晓辉编译的《民俗解析》^⑦ 收录了邓迪斯本人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11篇文章,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邓迪斯的民俗学思想。

另外,不时有学者翻译、介绍或评论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内容^⑧。

1990年, *The Study of Folklore* 的汉译本《世界民俗学》出版。邓迪斯欣然应邀来到中国的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赠送了自己的部分著作。此后,邓迪斯多年向 *The Stud-*

① 由 Prentice-Hall 出版。汉译本名为《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② Alan Dundes (ed.),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③ 阿兰·邓迪斯编著《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朝戈金、尹伊、金泽、蒙梓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④ 阿兰·邓迪斯编著《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⑤ Alan Dundes (ed.), *The Flood My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⑥ 阿兰·邓迪斯编著《洪水神话》,陈建宪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⑦ 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户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⑧ 参看本书参考文献。

y of Folklore 的译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建宪老师赠送自己的编著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民间故事的结构研究^①、洪水神话研究^②、灰姑娘故事研究^③，等等。同时，邓迪斯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开始了解邓迪斯，不少学者的著作或论文涉及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自觉利用邓迪斯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具体的民俗学问题。此外，还出现了有关邓迪斯译著的翻译批评^④。

然而，数量的累积并不能证明我国对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已经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事实上，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中国读者对邓迪斯的误读和曲解屡见不鲜。解决这一问题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方面需要对邓迪斯的重要论著进行全面汉译，另一方面需要对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进行系统分析和整体研究。

① 刘守华：《故事学纲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② 陈建宪：《论中国洪水故事圈——关于 568 篇异文的结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③ 刘晓春：《灰姑娘故事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及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2 期，第 89～92 页；刘晓春：《灰姑娘故事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刘晓春：《仙履奇缘——“灰姑娘”故事解析》，载于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 547～557 页。

④ 参看本书参考文献。

第二章

民俗资料收集的原则

20 世纪上半期，美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弗朗西斯·博厄斯（Francis Boas）提出“民俗是文化之镜”的看法，认为民俗既反映了过去，也反映了现在。这打破了以往学者认定民俗是遗留物的陈规。邓迪斯认为，从把民俗当成过去的产物到把民俗当成对现在的反映，这一转变意义重大：

把民俗看成当地人认知范畴和世界观范式的来源，这的确与 19 世纪的民俗概念大相径庭——后者认为民俗仅包含了奇怪的古物和破碎的遗留物。这种转变（从把民俗当成僵死的、静止的东西到把民俗当成活着的、动态的东西）是引人注目的。民俗不可能仍旧被定义为无意义的遗留物，而且，民俗是研究认知过程和价值观念的一个丰富和有意义的源头。一旦这一点被接受，那么民俗学就有可能在学术圈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民俗的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当然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①

① Alan Dundes, “Preface”, in *Analytic Essays in Folklore* (Mouton & Co. N. V., Publishers, 1975), pp. xi - xii.

这一转变影响到人们对民俗资料收集的理解。如果民俗只是过去的遗留物，那么只需要收集文本即可。如果民俗反映了现在，那么在收集文本之外，还要了解民俗产生和使用的语境，了解民俗的所有者对民俗的解释。这就对民俗资料的收集提出了新要求。邓迪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民俗语境收集与民俗意义收集两个目标，同时讨论了到达这两个目标的可行途径。

邓迪斯公开宣称自己是“图书馆学者”而不是田野工作者，这可能引起人们误解，以为他不重视田野调查。其实，热爱理论思考并不等于他不愿意去做或者没有做过田野调查^①，更不等于他不重视田野调查。就此，他曾在 2001 年接受中国学者访谈时明确表达自己对田野调查的态度：

我认为，每一个民俗学者都应该做田野，这应该是民俗学者所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我对我的所有的学生，就都要求他们必须做田野。但是，他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田野作业上。如果总是强调实地调查，那么，你又能够亲自去多少个“实地”呢？你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文化现象，但有的学者只是专注于一个或两个特定的地区，他们不去考虑更大范围的文化的全体，他们看不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不知道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之相反，19 世纪所有的民俗学者，都是比较研究学者，他们不做田野，只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因为他们忽略了民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但现在，你不必再犯他们当年的错误了，我们有大量十分优秀的民族志著作和田野作业成果，出现了一批由田野研究

① 如《笑话与隐秘的语言态度：好奇的大嘴青蛙》中的一个文本就来自学生。参见 Alan Dundes, "Jokes and Covert Language Attitudes: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Wide-Mouth Frog",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6, No. 2 (Aug., 1977), pp. 141-147. 这是邓迪斯常用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